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012年第三批·批准号 12&ZD146】

《清史地图集》工作简报

（ 2013 年第 3 期 总第三期 ）

（本期编辑：杨伟兵）

2013 年 4 月 3 日

中 国 · 上 海

关于《编稿表》编纂和感想

杨伟兵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参加《清史地图集》编绘制工作，意义重大。2012年12月下旬，在认真学习和领会项目总主持人华林甫教授有关工作要求和《宁波府编稿表》式样后，本人承担的云贵川三省图幅编绘组（以下简称“本组”，成员有研究生赖锐、颜燕燕、吕朋、刘灵坪<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姚大力教授博士生>和本人共5位），召开了2次碰头会，就编稿表研编、工作计划、任务分配、资料获取等事项进行了沟通和讨论。2013年1月2日，本组向华林甫教授电邮了《杨伟兵图组工作计划》信件，详细制定了本组承担的《编稿表》研编时间和任务分配表；同时，又就具体工作在组内下发了《内部分工和工作计划》和《关于〈清史地图集〉西南图组工作的几点补充说明》两个文件，核心是加强认识上的统一和编稿表研编的可操作性。是此，本组工作正式全面展开。

2013年1月29日，赖锐同学率先完成四川省《成都府编稿表》初稿（以下《编稿表》均为初稿）并报送本组，因所编内容过于简单，我们沟通后决定暂不按计划提交给项目组，以期改订和补充。2月5日本人完成了所承担的云南省《云南府编稿表》和《武定直隶州编稿表》，并按计划提交给了华林甫教授；2月12日华林甫教授反馈回他的详细审阅意见。3月13日颜燕燕、赖锐同学分别向我提交了贵州省《贵阳府编稿表》和四川省《重庆府编稿表》；因总项目开题会举行在即，为利于会议讨论和听取意见，同一天我向华林甫教授统一提交了云南府、武定州、重庆府三个编稿表。3月25日颜燕燕同学又向本组提交了贵州省《安顺府编稿表》。至此，本组累计初步完成成都、重庆、云南、贵阳、安顺5个府和武定1个直隶州共6个府（直隶州）编稿表研编工作。

或基于本组编稿表研编展开较多，3月22日接到华林甫教授邮件通知，要求我编写工作简报（第三期），让谈谈编稿表编纂的感想。比较惭愧的是，当真拜读前两期非常翔实的简报后，本人迟迟不敢动笔，恐脑子里十分杂乱的一些

体会如何书写出十几页以上的文字呈送出来？有些环节实际上我的思考也未必成熟和合理，也不宜用西南几个府（直隶州）的情形来说明全国其他地区的研编问题。

当然，好在华林甫教授给我的第四期简报撰写命题是“关于《编稿表》编纂、批注和感想”（我自作主张，删掉了“批注”二字。华老师可能希望我谈谈对他的批改意见的看法，多数意见都非常好，但一方面后续工作压力大，暂难以抽出时间根据他对云南、武定两个府州稿子的批注意见进行整改，有些问题比较细，需要花不少精力才能对付；另一方面我想还是忠于初稿编写来谈为宜，整改涉及到审稿，或以后有机会再讨论），比较灵活、自由；又是“简报”形式，故我便可以扼要列述于以下几点不成体系的感想吧，有些体会和认识曾在3月16日下午和17日北京项目组内部会议讨论中谈论过，敬请专家们指正。

一、对编稿工作的基本认识

历史地图集编绘，编稿表是其“数据库”后台，不仅是上图的依据，也具有存史的作用，应是当前工作的重心所在。我在给本组内部下发的《关于〈清史地图集〉西南图组工作的几点补充说明》中结合实际，明确要求：

1、本年度（2013年1-8月第一阶段“宣统三年《编稿表》研编”）任务是西南图组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细化、落实好。今年的工作做得扎实，未来可省却极大精力。当前（1月-3月初）的任务是各自完成1-2个府的编研工作，务必开好头，在《清史·地理志》相关府县基础上做得更为细致和有力，能多做就多做几个府，多多益善。

2、宣统三年是按县域范围来做的，故务必在县级政区范围内各地理要素翔实化。治所（含佐贰官驻地）、山脉山峰、河流湖沼、界山界河、关隘交通、经济厂矿等，凡《清史·地理志》里有的要素均应有所体现。《编稿表》地理要素分类，可按以上所述来分。

3、现提供给各位的《清史·地理志》详注本，内容均由我撰写，若有问题和不妥处，尽可在原稿上标注出来。云贵川三省我参阅的方志（尤其是府县级方志）无多，你们可多从此补之（对县域地理要素非常有帮助）。

4、所有工作（含文件）务必保密不外泄，这是整个项目的要求。

事实上，本组也制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计划和分工表，进度具体到每周每天。

在先期进行了成都、云南、武定府（直隶州）编稿表撰写中，基本按照要求和计划执行并完成。但由于工作量较大，后续工作目前在进度上已经明显跟不上，这个问题已经多次向总项目组反映并于3月17日北京工作会议上讨论过。

我们体会并坚持认为，编稿工作应紧扣两点：

一是体例统一、编写翔实。体例上按照总项目组下发的样稿和表格为准，在要素分类和编写要求上要高度统一一致，这一点是任何大型工作的必备要求。编写翔实，实际上就是考证工作要细致，尤其是此类地图、地名研编，要达到编稿表每个地物都能有缜密的沿革考订和明确定位。

二是务必依靠新编《清史·地理志》成果，体现学术承接和创新。由于项目组基本上是新编《清史·地理志》团队，已有非常丰厚的积累，地理志和地图集相辅相成，这个基础是我们巨大的优势，不可或缺。所以在编稿表中，应充分体现和利用新编《清史·地理志》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按照更高的要求（能够定位、划界等具体化）展开研编。

从目前完成的西南6个府（直隶州）编稿表来看，除沿革考证尚须部分补充外，以上两点基本上都做到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以上两点的认真执行，我们的工作会有更大的困难和障碍。

二、对编稿表具体撰写的体会和感想

自2013年1月以来，本组成员在编写中随时保持沟通，如在收到《成都府编稿表》后，我即向研编者赖锐同学去信，指出表中沿革内容偏少，不够详细，以及缺乏重要职官（如四川总督等）驻地要素等不足，并邮发了云南府昆明县编稿表供其参考（昆明县中有总督、巡抚、府台等重要职官驻地详考），赖锐同学回信接受了意见并指出在参考更多省府县方志后，新编《清史·地理志》中成都府利用《嘉庆重修一统志》资料上可能存在着的部分山川考订不妥的情况，我均一一答复并鼓励他积极开展工作。在收到颜燕燕同学撰写的贵州省《安顺府编稿表》后，针对表中个别今地难以明确而表中空白的现象，我要求她须认真落实，去飞信指出：“今地名再难找到，也要点出大致位置，根据你的研究判断注出如在今某县某山某向多少公里等方位。不能因为一时找不到而在表中空白，因为这一工作以后再专门去考订将会花费更大的精力，不如现在就尽可能解决掉。”我

本人承担的编稿表撰写任务，也不时同邹逸麟教授、段伟副教授作交流，并在上报给华林甫教授后，听取他的意见。具体研编和考订工作比较繁琐，这里大致总结上几点体会和感想吧，也期待各位专家指正。

1、宣统三年编稿表应是工作的重点，以该年份为标准年代，在地物的选择上如何做到准确和全面，需要综合考虑。总项目编稿表的主要工作是集中在宣统三年，但因有谭图（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份）、《清史稿·地理志》（清末民初）等刊行物，它们载有的地物按宣统三年标准年份时期未必尽有，是否也要反映；而有清一代以来一些要素的长期存在直到光绪末年或宣统年间才裁废，以宣统三年年份来定未必会反映。这两种情况，在我们具体工作中都遇到过，如果宣统三年年份某地物无载，但谭图等载有，是否要反映？在云南府、武定直隶州有些汛至宣统年间无载或已经裁废，但往往又是重要的地名信息。在操作中，云南府、武定直隶州没有全数反映谭图（1820年）的内容，同时也考虑到一些汛在晚清以来成为重要地名的现实性，而对部分宣统三年无载的汛进行了考订。

2、按照项目组提供的宁波府编稿表对地物的取舍标准，本组多个府的山体地物量较大，而且根据史料记载的特点，每每是治所周边山峰多，四境边远区域山峰数量少，不平衡。未来出图，治所周边肯定是上不了较多数量的山体的；相反，四境边远区域的山峰往往会成为重要的界线划定地标，但史料记载有限。此外，总体上看山峰今地名的考证还是难点之一，问题也较多，故建议编稿表山峰数量选择要适当。

3、界线确定在编稿表中较难实现，需要有大比例尺今图和描述性文字做出标识。依靠史料中治所相隔里距、疆域广袤里数等来认定某一行政区四界是有一定困难的，治所里距和疆域里数有时候无法验证其一致性，而考订里距数目在文字上可行，却未必能依此文字在地图上绘出合理图幅来，每每会遇到与“山川形便、犬牙相错”政区划定原则不一致的情形，也会出现与其他行政区记述或划定不一形成的矛盾或错杂情况。比如武定直隶州亲辖地与州属之元谋县、禄劝县县域范围，在史料记载中就难以厘清，尤其是亲辖地与元谋县，州中有县、县中有州。我同学生开玩笑说我们云龙县（属云南省大理州）老家人常说“云龙到保山，县（现）过县”，保山是地级政区，属大理州边远地的云龙县与之毗邻，关系紧密，犹如一区，老一辈有的人甚至认为保山和云龙就是同区下的两个县，不分你

我，更不要说所属关系了。当然，武定直隶州光绪舆图给出了一个县界大样，但它的依据何在呢？

4、舆图应用上的问题。舆图是重要的资料，但应注意它仍多是抽象性质的，不是实测地图，今地可定，但名难实，即光绪等晚近舆图上的地名比早期舆图更接近现代，今地标基本都能依此实现，但其所指未必就是原来史籍中所列的地物；有些地物，文献中无载，但舆图有标识；等等。如何认定？如武定直隶州之下有只旧、草溪二井，根据文献记载的距省计程和里距，相隔不远，但光绪舆图中相距要大得多。

5、编稿表研编，一定要参考县级政区方志。这一点十分重要，在对县域地物的记载方面，县志最具发言权。在新编《清史·地理志》中，由于受字数和全志体例限制，未必就一县之下的地物进行全面梳理，但绘制宣统三年县级政区地图（界线）须深入之县域，落实更多的地物做参考依据。在云南府、武定直隶州编稿时，因为利用了新近整理出版的部分清代、民国县志，故对地物定位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对一些河流的名实认定方面，甚至还参阅了当代一些县份新编的地理志、水利志等资料。

6、今地认定工作量巨大。本组六个府（直隶州）工作下来最大的难处在今地认定上，按云南府、武定直隶州的编写经验，一周弄一个县、差不多三天时间是用来找出和注明今地方位和名称的。这里面不仅是古今地名考，还涉及到今地名称也有变化或各类地图、书籍因标准不一带来的诸多辨别上的难点。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的是，编稿表工作的目标是为制图服务的，为保证最终上图的可操作性，在今地的查对方面，需要做到有据有理并能在编稿阶段由编稿人员初步绘草图，以验其实。当然，工作量会较大，但须去克服。

（西南云贵川三省图幅负责人 杨伟兵执笔）

2013年4月1日初稿、3日改订

【 内部资料，注意保存 】

本期简报，发送给项目组成员巴兆祥、宝音朝克图、丁超、段伟、傅林祥、郭红、胡恒、华林甫、侯毅、李国强、李海萍、刘文鹏、那顺达来、牛淑贞、任玉雪、石忠献、孙宏年、孙喆、王汶、许鹏、杨煜达、张敏。

请转发给各位师友名下从事《清史地图集》工作的在读研究生。

抄送：邹逸麟、黄兴涛、吴瑾。

存档：李静。

编辑：杨伟兵

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邮编：200433）